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

话说匡太公自从儿子上府去考，尿屎仍旧在床上。他去了二十多日，就如去了两年的一般天二评：此时匡二忆着否。每日眼泪汪汪，望着门外黄评：求名者念之。那日向他老奶奶说道：“第二个去了这些时总不回来，不知他可有福气挣着进一个学。这早晚我若死了，就不能看见他在跟前送终！”说着，又哭了天二评：痛绝。黄评：听之听之。老奶奶劝了一回。忽听门外一片声打的响齐评：妙在又作曲折。黄评：必以为报子矣。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打了来，说在集上赶集，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[[1]](#footnote-1)。匡大又不服气，红着眼，向那人乱叫。那人把匡大担子夺了下来，那些零零碎碎东西，撒了一地天二评：芝麻糖、豆腐干、腐皮、泥人、小孩子吹的箫、打的叮当、女人戴的锡簪子。筐子都踢坏了。匡大要拉他见官，口里说道：“县主老爷现同我家老二相与，我怕你么天二评：草鞋四相公尚未回家．草鞋三相公已自扬威耀武了。可见势利�`心，物无灵蠢。黄评：坏了坏了，蠢物先势利了。我同你回老爷去！”太公听得，忙叫他进来，吩咐道：“快不要如此！我是个良善人家，从不曾同人口舌，经官动府黄评：好太公。况且占了他摊子，原是你不是，央人替他好好说，不要吵闹，带累我不安！”他那里肯听，气狠狠的，又出去吵闹，吵的邻居都来围着看，也有拉的，也有劝的。正闹着，潘保正走来了，把那人说了几声，那人嘴才软了。保正又道：“匡大哥，你还不把你的东西拾在担子里，拿回家去哩。”匡大一头骂着，一头拾东西。

只见大路上两个人，手里拿着红纸帖子，走来问道：“这里有一个姓匡的么？”保正认得是学里门斗，说道，“好了。匡二相公恭喜进了学了。黄评：报子却如此来，令人想不到。便道：“匡大哥，快领二位去同你老爹说。”匡大东西才拾完在担子里，挑起担子，领两个门斗来家。那人也是保正劝回去了黄评：不漏，细。门斗进了门，见匡太公睡在床上，道了恭喜，把报帖升贴起来。上写道：“捷报贵府相公匡讳迥，蒙提学御史学道大老爷取中乐清县第一名入泮。联科及第。本学公报。”太公欢喜，叫老奶奶烧起茶来，把匡大担子里的糖和豆腐干装了两盘，又煮了十来个鸡子，请门斗吃着。潘保正又拿了十来个鸡子来贺喜，一总煮了出来，留着潘老爹陪门斗吃饭。饭罢，太公拿出二百文来做报钱，门斗嫌少，太公道：“我乃赤贫之人，又遭了回禄。小儿的事，劳二位来，这些须当甚么，权为一茶之敬。”潘老爹又说了一番，添了一百文，门斗去了。

直到四五日后，匡超人送过宗师，才回家来，穿着衣巾黄评：衣巾坏事。拜见父母。嫂子是因回禄后就住在娘家去了黄评：细。此时只拜了哥哥，他哥见他中了个相公，比从前更加亲热些天二评：将欲写匡二势利，却先写他哥势利，正是题前烘后。黄评：友于之爱本于势利，亦奇。潘保正替他约齐了分子，择个日子贺学，又借在庵里摆酒。此番不同，共收了二十多吊钱，宰了两个猪和些鸡鸭之类，吃了两三日酒，和尚也来奉承天二评：不漏。

匡超人同太公商议，不磨豆腐了，把这剩下来的十几吊钱把与他哥，又租了两间屋开个小杂货店；嫂子也接了回来，也不分在两处吃了，每日寻的钱家里盘缠。忙过几日，匡超人又进城去谢知县。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，留着吃了酒饭，叫他拜做老师。事毕回家，学里那两个门斗又下来到他家说话。他请了潘老爹来陪。门斗说：“学里老爷要传匡相公去见，还要进见之礼。”匡超人恼了，道：“我只认得我的老师！他这教官，我去见他做甚么？有甚么进见之礼！齐评：便变了气质，真是快速之至。天二评：噫嘻！黄评：大坏大坏，从此坏矣，不可挽矣，可惜可惜！。潘老爹道：“二相公，你不可这样说了。我们县里老爷虽是老师，是你拜的老师，——这是私情。这学里老师是朝廷制下的，专管秀才，你就中了状元，这老师也要认的。怎么不去见？你是个寒士，进见礼也不好争，每位封两钱银子去就是了。”当下约定日子，先打发门斗回去。到那日，封了进见礼去见了学师回来，太公又吩咐买个牲醴到祖坟上去拜奠天二评：秀才想不着也。

那日上坟回来，太公觉得身体不大爽利；从此，病一日重似一日，吃了药也再不得见效，饮食也渐渐少的不能吃了。匡超人到处求神问卜，凶多吉少，同哥商议，把自己向日那几两本钱替太公备后事，店里照旧不动。当下买了一具棺木，做了许多布衣，合着太公的头做了一顶方巾天二评：秀才亦可�封乎？。预备停当。太公淹淹在床，一日昏聩的狠，一日又觉得明白些。那日，太公自知不济，叫两个儿子都到跟前，吩咐道：“我这病犯得拙了！眼见得望天的日子远，入地的日子近。我一生是个无用的人，一块土也不曾丢给你们，两间房子都没有了。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，将来读读书，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，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，德行是要紧的天二评：此等见识，秀才胸中绝无。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，极是难得，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，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，改变了小时的心事齐评：老成人语．後来字字料着。天二评：知子莫若父。后来句句效验。黄评：果然不错。我死之后，你一满了服，就急急的要寻一头亲事，总要穷人家的儿女，万不可贪图富贵，攀高结贵黄评：又果然不错。你哥是个混帐人，你要到底敬重他，和奉事我的一样才是！黄评：好太公，好太公，此等遗言耳闻亦少，岂可以乡民目之。兄弟两个哭着听了，太公瞑目而逝，合家大哭起来。匡超人呼天抢地，一面安排装殓。因房屋褊窄，停放过了头七，将灵柩送在祖茔安葬，满庄的人都来吊孝送丧。两弟兄谢过了客。匡大照常开店。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黄评：天良尚在。

那一日，正从坟上奠了回来，天色已黑。刚才到家，潘保正走来向他说道：“二相公，你可知道县里老爷坏了黄评：又奇。今日委了温州府二太爷[[2]](#footnote-2)来摘了印[[3]](#footnote-3)去了。他是你老师，你也该进城去看看。天二评：匡二无一句话对答，可知进城亦只是应酬。匡超人次日换了素服，进城去看。才走进城，那晓得百姓要留这官，鸣锣罢市，围住了摘印的官，要夺回印信，把城门大白日关了，闹成一片。匡超人不得进去，只得回来再听消息天二评：看他全不为意。第三日，听得省里委下安民的官来了，要拿为首的人。又过了三四日，匡超人从坟上回来，潘保正迎着道：“不好了！祸事到了！黄评：更奇。匡超人道：“甚么祸事？”潘保正道：“到家去和你说。”当下到了匡家，坐下道：“昨日安民的官下来，百姓散了，上司叫这官密访为头的人，已经拿了几个。衙门里有两个没良心的差人，就把你也密报了，说老爷待你甚好，你一定在内为头要保留天二评：民之所恩，差人之所仇，遂并仇其所恩者。古今一辙。是那里冤枉的事天二评：官场事往往如此。如今上面还要密访，但这事那里定得。他若访出是实，恐怕就有人下来拿；依我的意思，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时天二评：固是潘保正好心，谁知却送他到罗刹鬼国。没有官事就罢，若有，我替你维持。”匡超人惊得手慌脚忙，说道：“这是那里晦气齐评：只怕就要怨老师了。多承老爹相爱，说信与我，只是我而今那里去好？”潘保正道：“你自心里想，那处熟就往那处去。”匡超人道：“我只有杭州熟黄评：递到杭州。却不曾有甚相与的。”潘保正道：“你要往杭州，我写一个字与你带去。我有个房分兄弟[[4]](#footnote-4)，行三，人都叫他潘三爷黄评：更坏更坏，然保正如此爱匡二，断不令其所投非人，既曰“房分兄弟”，或者不知其断不可近耳。现在布政司里充吏，家里就在司门前山上住。你去寻着了他，凡事叫他照应。他是个极慷慨的人，不得错的。”匡超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费老爹的心写下书子，我今晚就走才好。天二评：娘也不要了。当下潘老爹一头写书，他一面嘱咐哥嫂家里事务，洒泪拜别母亲黄评：从此母子不见面矣，盖书中虽未写出，观前文其母之梦可知。拴束行李，藏了书子出门。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。

匡超人背着行李，走了几天旱路，到温州搭船。那日没有便船，只得到饭店权宿。走进饭店，见里面点着灯，先有一个客人坐在一张桌子上，面前摆了一本书，在那里静静的看。匡超人看那人时，黄瘦面皮，稀稀的几根胡子天二评：又一个妖怪出场。黄评：宝货。那人看书出神，又是个近视眼，不曾见有人进来。匡超人走到跟前，请教了一声“老客”，拱一拱手。那人才立起身来为礼，青绢直身，瓦楞帽子，像个生意人模样。两人叙礼坐下。匡超人问道：“客人贵乡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在下姓景，寒舍就在这五十里外。因有个小店在省城，如今往店里去，因无便船，权在此住一夜。”看见匡超人戴着方巾，知道他是秀才，便道：“先生贵处那里？尊姓台甫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小弟贱姓匡，字超人，敝处乐清，也是要往省城，没有便船。”那景客人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我们明日一同上船。”各自睡下。

次日早去上船，两人同包了一个头舱。上船放下行李，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书来看天二评：真是手不释卷。石史评：与杨执中同一好学。匡超人初时不好问他，偷眼望那书上圈的花花碌碌，是些甚么诗词之类。到上午同吃了饭，又拿出书来看黄评：实是用功。看一会又闲坐着吃茶。匡超人问道：“昨晚请教老客，说有店在省城，却开的是甚么宝店？”景客人道：“是头巾店[[5]](#footnote-5)。”匡超人道：“老客既开宝店，却看这书做甚么？黄评：到底乡下人，未免唐突名士。景客人笑道：“你道这书单是戴头巾做秀才的会看么齐评：又开别境。天二评：不但戴头巾的要看书，卖头巾的也要看书。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。不瞒匡先生你说，小弟贱号叫做景兰江，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，今已二十馀年黄评：可谓老名士。这些发过的老先生，但到杭城，就要同我们唱和。”因在舱内开了一个箱子，取出几十个斗方子来递与匡超人，道：“这就是拙刻，正要请教。”匡超人自觉失言，心里惭愧；接过诗来，虽然不懂，假做看完了，瞎赞一回齐评：妙法。黄评：只算初世为人。景兰江又问：“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学台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就是现在新任宗师。”景兰江道：“新学台是湖州鲁老先生同年。鲁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诗友。小弟当时联句的诗会，杨执中先生，权勿用先生，嘉兴蘧太守公孙夫，还有娄中堂两位公子——三先生、四先生，都是弟们文字至交天二评：看了十七回书，始知景兰江先生曾与此诸公联句。黄评：借其说谎，便挽前文。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，不曾会面。”匡超人见他说这些人，便问道：“杭城文瀚楼选书的马二先生，讳叫做静的，先生想也相与？”景兰江道：“那是做时文的朋友，虽也认得，不算相与。不瞒先生说，我们杭城名坛中，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。却是有几个同调的人，将来到省，可以同先生相会。”匡超人听罢，不胜骇然黄评：闻所未闻，得不骇然。同他一路来到断河头，船近了岸，正要搬行李。景兰江站在船头上，只见一乘轿子歇在岸边，轿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直裰，手里摇着一把白纸诗扇，扇柄上拴着一个方象牙图书[[6]](#footnote-6)；后面跟着一个人，背了一个药箱黄评：咦，又何人耶。那先生下了轿，正要进那人家去。景兰江喊道：“赵雪兄，久违了！那里去？”那赵先生回过头来，叫一声：“哎呀！原来是老弟！几时来的？”景兰江道：“才到这里，行李还不曾上岸。”因回头望着舱里道：“匡先生，请出来。这是我最相好的赵雪斋先生，请过来会会。”匡超人出来，同他上了岸。

景兰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里来。当下三人同作了揖，同进茶室。赵先生问道：“此位长兄尊姓？”景兰江道：“这位是乐清匡先生，同我一船来的。”彼此谦逊了一回坐下，泡了三碗茶来。赵先生道：“老弟，你为甚么就去了这些时？叫我终日盼望。”景兰江道：“正是为些俗事缠着。这些时可有诗会么？”赵先生道：“怎么没有。前月中翰[[7]](#footnote-7)顾老先生来天竺进香，邀我们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。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，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，还约我们到船上拈题分韵[[8]](#footnote-8)，着实扰了他一天。御史荀老先生来打抚台的秋风黄评：又联络前文，也是谎也。丢着秋风不打，日日邀我们到下处做诗齐评：一派胡话说得热闹之至。这些人都问你。现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鲁老先生征挽诗黄评：带出胡三公子。送了十几个斗方在我那里天二评：不特匡超人闻之以为别有一天，即读者至此，亦以为别有一天。我打发不清，你来得正好，分两张去做。”说着，吃了茶，问：“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，是那位学台手里恭喜的？”景兰江道：“就是现任学台。”赵先生微笑道：“是大小儿同案。天二评：赵先生是案伯了。石史评：如此可称呼案伯。吃完了茶，赵先生先别，看病去了。景兰江问道：“匡先生，你而今行李发到那里去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如今且拢文瀚楼。”景兰江道：“也罢，你拢那里去，我且到店里。我的店在豆腐桥大街上金刚寺前，先生闲着，到我店里来谈。”说罢，叫人挑了行李去了。

匡超人背着行李，走到文瀚楼问马二先生，已是回处州去了。文瀚楼主人认的他，留在楼上住。次日，拿了书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爷。进了门，家人回道：“三爷不在家，前几日奉差到台州学道衙门办公事去了。”匡超人道：“几时回家？”家人道：“才去，怕不也还要三四十天功夫。黄评：所以能会诸名士。匡超人只得回来，寻到豆腐桥大街景家方巾店里，景兰江不在店内。问左右店邻，店邻说道：“景大先生么？这样好天气，他先生正好到六桥探春光，寻花问柳，做西湖上的诗。绝好的诗题，他怎肯在店里坐着？天二评：与杨执中看打鱼遥遥相对。黄评：店邻语颇不俗，对匡超人说则左矣，并不知春光为何物。然店邻想亦习闻景兰江假托风雅语耳，景兰江又岂知春光为何物耶。匡超人见问不着，只得转身又走。走过两条街，远远望见景先生同着两个戴方巾的走，匡超人相见作揖。景兰江指着那一个麻子道：“这位是支剑峰先生。”指着那一个胡子道：“这位是浦墨卿先生。都是我们诗会中领袖。天二评：景先生近视，支先生麻子，浦先生胡子，可谓诸恶毕集。那二人问：“此位先生？”景兰江道：“这是乐清匡超人先生。”匡超人道：“小弟方才在宝店奉拜先生，恰值公出。此时往那里去？”景先生道：“无事闲游。”又道：“良朋相遇，岂可分途，何不到旗亭[[9]](#footnote-9)小饮三杯？”那两位道：“最好。”当下拉了匡超人同进一个酒店，拣一副坐头[[10]](#footnote-10)坐下。酒保来问要甚么菜，景兰江叫了一卖[[11]](#footnote-11)一钱二分银子的杂脍，两碟小吃。那小吃，一样是炒肉皮，一样就是黄豆芽黄评：酸雅。拿上酒来。支剑峰问道：“今日何以不去访雪兄？”浦墨卿道：“他家今日宴一位出奇的客。齐评：“奇”字作眼。支剑峰道：“客罢了，有甚么出奇？”浦墨卿道：“出奇的紧哩！你满饮一杯，我把这段公案告诉你。”

当下支剑峰斟上酒，二位也陪着吃了。浦墨卿道：“这位客姓黄，是戊辰的进士，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鄞县知县。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天二评：杨执中进京了？不知阿六带去否？念念！黄评：开口便知是谎。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黄评：呼之赵爷，所以云“高踞诗坛”。因他来浙，就写一封书子来会赵爷。赵爷那日不在家，不曾会。”景兰江道：“赵爷官府来拜的也多，会不着他也是常事。齐评：口角津津。浦墨卿道：“那日真正不在家。次日，赵爷去回拜，会着，彼此叙说起来。——你道奇也不奇？……”众人道：“有甚么奇处？”浦墨卿道：“那黄公竟与赵爷生的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时！”众人一齐道：“这果然奇了！”浦墨卿道：“还有奇处齐评：连用“奇”字，如蜻蜒点水．历落有致。赵爷今年五十九岁，两个儿子，四个孙子，老两个夫妻齐眉，只却是个布衣；黄公中了一个进士，做任知县，却是三十岁上就断了弦[[12]](#footnote-12)，夫人没了，而今儿花女花[[13]](#footnote-13)也无。”支剑峰道：“这果然奇！同一个年、月、日、时，一个是这般境界，一个是那般境界，判然不合，可见‘五星’、‘子平’[[14]](#footnote-14)都是不相干的。”说着，又吃了许多的酒。浦墨卿道：“三位先生，小弟有个疑难在此，诸公大家参一参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、月、日、时生的，一个中了进士，却是孤身一人；一个却是子孙满堂，不中进士。这两个人，还是那一个好？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？”三位不曾言语。浦墨卿道：“这话让匡先生先说。——匡先生，你且说一说。”匡超人道：“‘二者不可得兼’。依小弟愚见，还是做赵先生的好。”众人一齐拍手道：“有理有理！天二评：正与景兰江合。浦墨卿道：“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，赵爷各样好了，到底差一个进士；不但我们说，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齐评：一厢情愿。黄评：到底可能中进士否。而今又想中进士，又想像赵爷的全福，天也不肯！虽然世间也有这样人，但我们如今既设疑难，若只管说要合做两个人，就没的难了。如今依我的主意：只中进士，不要全福；只做黄公，不做赵爷！可是么？”支剑峰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，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，将来名登两榜，少不得封诰乃尊；难道儿子的进士，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？”浦墨卿笑道：“这又不然。先年有一位老先生，儿子已做了大位[[15]](#footnote-15)，他还要科举。后来点名，监临[[16]](#footnote-16)不肯收他，他把卷子掼在地下，恨道：‘为这个小畜生：累我戴个假纱帽！’这样看来，儿子的到底当不得自己的！”景兰江道：“你们都说的是隔壁帐。都斟起酒来满满的吃三杯，听我说。”支剑峰道：“说的不是怎样？”景兰江道：“说的不是，倒罚三杯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没的说。”当下斟上酒吃着。景兰江道：“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，是为名？是为利？”众人道：“是为名。”景兰江道：“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，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，行遍天下，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天二评：景兰江所仰望终身者一赵雪斋也。黄评：慕之如是。归到高踞诗坛．而赵雪斋之诗可见矣。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众人都一齐道：“这果然说的快畅！”一齐干了酒。匡超人听得，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。

景兰江道：“今日我等雅集，即拈‘楼’字为韵，回去都做了诗，写在一个纸上，送在匡先生下处请教。”当下同出店来，分路而别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交游添气色，又结婚姻；文字发光芒，更将进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是书之用笔，千变万化，未可就一端以言其妙。如写女子小人，舆��皂隶，莫不尽态极妍；至于斗方名士，七律诗翁，尤为题中之正面，岂可不细细为之写照？上文如杨执中、权勿用等人，绘声绘影，能令阅者拍案叫绝，以为铸鼎象物，至此真无以加矣；而孰知写到赵、景诸人，又另换一副笔墨，丝毫不与杨、权诸人同。建章宫中千门万户，文笔奇诡何以异兹！ 　　 司马君实云：“好好一个老实苍头被东坡教坏了”。匡超人之为人，学问既不深，性气又未定，假使平生所遇，皆马二先生辈，或者不至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；黄评：可叹！吾亦云云，窥见作者之心矣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、赵诸公，虽欲不趋于势利，宁可得乎！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苟为素丝，未有不遭染者也。余见人家少年子弟，略有几分聪明，随口诌几句七言律诗，便要纳交几个斗方名士以为藉此通声气，天二评：蘧小相是矣吾知其毕生断无成就时也。何也？斗方名士，自己不能富贵而慕人之富贵，自己绝无功名而羡人之功名，大则为鸡鸣狗吠之徒，小则受残杯冷炙之苦，人间有个活地狱正此辈当之，而尤欣欣热自命为名士，岂不悲哉！黄评：骂得痛快。

1. 窝子——这里指摊贩的固定摊位。第二十三回说到的“窝子”，却是指盐商执有的窝单，另见第二十三回“弄窝子”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二太爷——指知府的辅佐官同知。同知仅比知府小些，故有“二太爷”的称呼。凡称“二府”、“分府”、“司马”，也都是指同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摘印——对于犯过失的属官的一种紧急处分，派员提取印信，并宣布予以停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房分（fèn）兄弟——就是堂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头巾店——出售头巾、妇女包头、香粉等物的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图书——图章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中翰——对内阁中书的一种称呼。明、清的官制，设中书科中书和内阁中书，后者在内阁办事，职务略似后来的秘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拈题分韵——古人集会作诗，或同咏一事一物，或分咏数事数物。如果是分咏，就写下不同的题目，各自认定一题，或通过拈阄的方法各任一题，这叫做“分题”或“拈题”。又作诗所押的韵如须各别规定，也可以用自认或拈阄的方法来分派，这叫做“分韵”或“拈韵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旗亭——古时，市场交易有定时，悬鼓击以报时的楼，名“旗亭”。后来借作酒家的别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坐头——座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一卖——食品一整份叫“一卖”。第二十回说到的“钱数一卖的菜”，指每卖是用铜钱计价的不值钱的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断了弦——死了妻子。古人拿琴瑟和鸣譬喻夫妻感情协调，“断了弦”就和鸣不成了，以此譬喻丈夫丧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儿花女花——男孩女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“五星”、“子平”——指算命、排八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大位——大官。一般指三品以上官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监临——监督乡试并总理试场一应事宜的大员。各省多由巡抚临时充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